



朱亚文： 与浮城那些事儿

记者 孙婷

10月19日,《浮城谜事》在全国上映。已经阔别大银幕十年的娄烨,终于迎来了自己十年后的首部院线电影。因主演《闯关东》、《高粱红了》、《远去的飞鹰》等热播剧被广大观众所喜爱和认可的朱亚文,这一次跳进电影圈,跟着娄烨过了把文艺瘾。

不满意《浮城谜事》中的表现

问:你有问过娄烨导演,为什么会把你这个角色设计成被开除的警察吗?

答:这个人物从剧本上看,呈现得比较简单。我在刚开始跟导演聊人物的时候,导演说,有的人不是警察,但他天生带着警察的属性,他对很多东西好奇,他对很多东西有黑白是非的评判,在生活里有极强的原则性等等。那么,如何把这些东西运用到一个角色身上,让人家既忘掉他是警察,或者是拿着他警察的身份依然在做一些“负责任的事情”。

问:这部电影对你来说,最挑战的部分是什么?

答:应该是对曾经的创作习惯的挑战。因为以前拍电视剧时,是情节为先,要求的是先把故事讲清楚,把人物关系理清楚。而电影创作,尤其是进入娄烨的创作团队,首先是忘掉这些,进入这个故事环节之后,你要忘掉所有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本能地去感受将要发生的一切,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问:你对自己在《浮城谜事》中的表现满意吗?

答:我不满意。我没对自己演戏满意过。遗憾的地方比比皆是,好的地方不知道在哪儿。真不是谦虚,从准备到拍摄,到看成片,我一直忐忑,这种忐忑就是在过程中的不自信积累下来的,是一串问题让我有了这样的心结。所以,我只能说,我打破了自己以往的一些表演习惯,对于我而言,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你要拿一个优秀或好的表现去评判,我不会这样做。



从来不是“文艺青年”

问:《浮城谜事》有没有方便你开拓电影市场?

答:不能说方便吧,只能说以后见组的时候,拿着一个碟,给人看一眼,你调到多少分多少秒,往后有多少分多少秒,中间有几场戏是我的,麻烦您看一眼。因为电影从制作上,从画面的质感上,从故事的情节考量上来说,它更细腻,因为细腻,演员可以展现出来的东西更丰富。丰富的是角色,同时又是你的个人状态。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有一个这样的作品,如果后面有电影拍摄的机会,跟导演交流的时候,可能会让人了解我更细腻更详细的一面。

问:你出道以来演过很多角色,你自己本人更接近哪个角色?

答:能不接近吗,不接近怎么演?因为每一个角色都太传奇了,太优秀了,你不能说我跟他接近,这个没法说,只能说是可能一些喜欢看我的观众朋友们觉得我处理角色的方式方法他们比较能够接

受。处理的方式方法里面,可能有我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情绪化啊,习惯性的东西,也许这个人在生活里会有这样的情绪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只能这样说,不能说哪个角色跟我比较接近,太吓人了。

问:你对自己未来的演艺生涯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期待?

答:规划就是在努力不偏离自己创作心态的前提下,尽量地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的角色,不是为了商业因素。不能说完全没有商业因素,但是希望在自己创作的过程中,把商业因素降到最低。所谓的商业因素应该是我的团队,我的公司的一种行为,而对于创作来说,本身应该是一种纯粹的东西。我曾经对别人说过,我的最高理想是作一个问心无愧的演员,就是我对每一个作品,不管它好与坏,在这个过程中我付出的是可以与任何优秀作品叫板的一个创作心态。

问:你的理想是每一个作品问心无

愧,那你现在做到了吗?

答:基本上。

问:你的粉丝给你做了“文人语录”的集锦,你也被人冠以“文艺新青年”的称号,你怎么看这个称号?

答: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我一直没有把自己放在“文艺青年”的行列里。“文艺青年”这几个字,是我离开老家到北京求学以后,我才听说过的。在我们的那个小城市里,没有人会给青年人定位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没有这个概念的话,每个人做事的方式方法,初衷就会显得更纯粹一些,就包括现在。“文艺新青年”,如果一定要加上这个冠冕的话,我是觉得,如果我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通过我的作品,我的一些行为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希望的东西,我会坚持往下做。他们爱怎么称呼我,都可以,我都欣然接受,但是我不去研究“文艺新青年”到底是什么定义,然后我应该怎么做才更好,我不会。